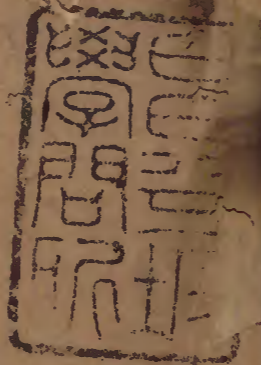


# 埤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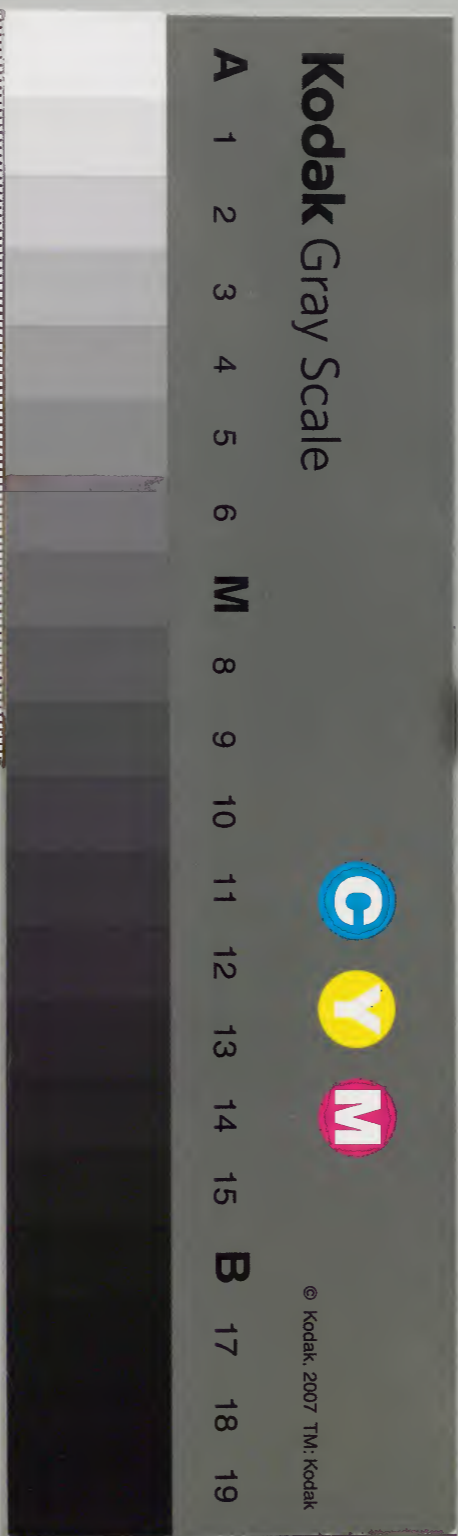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四	三	四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函	四	書
三	四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44
冊數	4 ( 3 )
函號	278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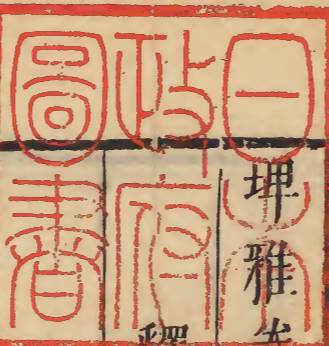
十一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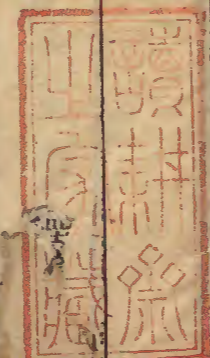


一 埤雅卷之十一 目次

釋蟲



淺草文庫



蠶

蜘蛛

虱蠖

螳螂

蜉蝣

蝻蟊

蒙

螟

蟾

寒蛸

蟪蛄

蜮

蚶蟻

蚯蚓

果羸

螻蛄

蜻蛉

蚊

鼠

易

埤雅

十一卷

堂策檻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埤雅卷之十一

宋陸佃撰明

葉自本茂叔點釋  
郎奎金公在糾譌

釋蟲

蠶陽物也惡水食而不飲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蟬  
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再蠶謂之原蠶一名魏蠶  
今以晚葉養之先王之法禁焉淮南子曰原蠶再登  
非不利也然王者之法禁之為其殘桑也鄭云蠶為



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害馬歟然則原蠶有禁非特欲以護桑又以害馬故也今蠶負馬迹亦其驗歟里俗謂之夏蠶亦曰熟蠶亦曰晚蠶自世衰道微先王之禁不行而民間一歲至有三蠶者矣是以桑弱而馬耗也蠶書曰飼似蠶勿用雨露濕葉蓋蠶性惡濕故禮云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也今俗飼蠶以葉灑之欲其勻厚故古者王親耕三推而止王后親蠶三灑而止舊云蠶之所吐為忽十忽為絲五絲為緝聶十絲為

升二十絲為絨四十絲為紀八十絲為總詩曰素絲五絨又曰五總其絲之數蓋如此太玄曰紅蠶綠于枯桑其繭不黃蓋蠶足於葉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蠶已老則紅故謂之紅蠶紅蠶以繭白衣亦或謂之室易林曰饑蠶作室是也爾雅釋蟲曰蠨象桑繭繭由樗繭棘繭樂繭杭蠨繭繭

蜘蛛具容蓋取於此又曰蜘蛛之網如

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之亦掃其網置衣領中令人知巧辟忘世云蜘蛛布網如



魯其絲右繞令磨旋蔓生皆循右而轉亦自然之理也。易曰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說者又以謂放蜘蛛而結網法螺蚌而閉戶則古之知者創物其兼取博矣蓋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既曰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而又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則所謂取才於物雖非所以先者然亦豈可少哉。字說曰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之知誅義者也。

尺蠖

尺蠖屈伸蟲也。一名螂蚘。促又呼步屈。方言曰螂蚘謂之尺蠖。賦曰龍伸蠖屈。蠖屈蓋將以求伸也。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言以屈道致伸。漢志曰尺者獲穫也。蠖之義蓋取諸尺。蚘之義蓋取諸引。引者伸也。隻於尺伸於引。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謂之尺蠖。豈放是乎。亢桑子曰夫俗隨國政之方圓猶尺蠖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尺蠖似蠶食葉老亦吐絲作室。舊說尺蠖之繭化而爲蝶。此猶蛹之變蛾爾。賦曰蠅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嚮。



言屋之空曠深靜，易以生風，答響如此。詩曰：噲噲其正，噦噦其冥，是也。快

### 螳螂

螳螂有斧蟲也。充人謂之拒斧，其臂如斧，奮之當輒不避。莊子所謂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輒者也。一名不過以此。爾雅曰：不過螻蟻，其子蟬。蟬捕蟬而食，執木葉以自蔽。蟬將去而未飛，爲之一前一却。莊子曰：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蓋謂是也。世云螳螂所執之翳，可以蔽形，類從曰：螳螂之氣，含之生

火蚯蚓之塵，背灑起霧，未知其審。月令曰：螳螂生，蓋是月升陰始起，殺蟲應而生焉。孫炎爾雅正義云：螳螂深秋乳子，至夏之初乃生，是也。亦生百子，如蝨斯云。

### 蜉蝣

蟲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黃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燒而噉之，美如蟬也。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梁宋之間曰渠略，叢生鬱棲中，朝生暮殞，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詩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如雪以



刺其奢而掘閱言掘土使解閱也管子曰掘閱得玉  
蓋言羔裘如膏則其好絮可知矣麻衣如雪則其好  
奢可知矣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夏小正云蜉蝣  
有殷殷衆也蜉蝣殷之時也言有有見也

蝥蟻

爾雅曰蝥蛄蝟又曰蝥蟻蝟蓋蝟一名蝥蟻一名蛄  
蝟佶屈曲貌以形舉也方言曰關東謂之蝥蟻梁益  
之間謂之蝟詩曰領如蝥蟻蓋蝥蟻之體有豐絮絮  
且白者故詩以況莊姜之領七辯曰蝥蟻之領阿那

宜顧是也化書曰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蝥蟻此卽木  
中蠹蟲亦曰桑蠹故古者諧從中起謂之蝟諧曹植  
籍田論曰昔三苗共工謹兜非堯之蝟歟齊之諸田  
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蝟歟

蠓

小蟲似蝟亂飛者也一名醯鷄列子曰醯鷄生乎酒  
又曰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軌食醯願輅卽蠓是也  
孔子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鷄與微夫子之發吾覆  
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制字从蒙音謂之懵以此爾



雅曰蠓、蟻、農蠓、孫炎注云、蠓、蟻、此蟲微細、群飛、郭璞亦曰、蠓、飛、磴、則天風、春則天雨、此言蠓、蟻、將風、則旋飛、如磴、一上一下、如春則雨矣、然其圖贊、又曰、風、春、雨、磴、二說不同也、

螟

食心曰螟、食葉曰蟻、特食節曰賊、食根曰蝨、謀爾雅所謂食苗心螟、食葉蟻、食節賊、食根蝨、許慎說文以爲吏冥冥犯法、卽生螟、乞貸則生蟻、抵冒取民財、則生蝨、然則靈芝、朱草、稗稻、巨之鍾其美、與螟、蟻、之

鍾其惡、雖不同、其繫王者之政、一也、淮南子曰、枉法令、卽多蟲螟、其以此乎、蟻則蝗也、蝗字从皇、今其首腹皆有王字、未燭厥理也、或曰、蝗卽魚卵所化、列子曰、魚卵之爲蟲、蓋謂是也、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遇乾旱、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久閣、爲日所暴、乃生飛蝗、故詩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故豐年夢魚、理或然也、詩曰、去其螟、螽、及其蝨、賊、無害我田、穉、苗、而未秀、爲穉、韓詩曰、穉、幼稼也、蓋蝨、賊



蝻蝻尤爲穉禾之害。字說云蝻食苗葉無傷於實。若  
蝻可貸也。賊食苗節。賊苗蟲食根。如句所植。蝻食心  
不可見。

蝻一名蠓。其首方廣有冠。夏小正曰。娘蝻者五采具。  
蝻蝻者。蠓是也。俗呼胡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者。江  
南謂之蝻。詩曰。如蝻如蝻。如沸如羨。言天下謹譁  
沸騰不安如此。此序所謂無綱紀文章者也。又曰。苑  
苑。彼柳斯。鳴蝻嘒嘒。言蝻與柳異類。今蝻託蔭其

上。鳴聲嘒嘒。則王之於已。不如苑柳之餘。亦芘其蝻  
也。鄒陽柳賦。以爲蝻蝻厲響。蜘蛛吐絲。蓋蟬得美蔭。  
則其鳴聲尤清厲。方言曰。楚謂之蝻。宋衛之間。謂之  
蝻。陳鄭之間。謂之娘蝻。按詩云。如蝻如蝻。則蝻與  
蝻異。實非一物。蓋蝻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昔人啖  
之。禮有雀鷄。蝻范是也。一名蟬。爲其變蛻而禪。故曰  
蟬。亦其通名。蟬舍卑穢。趨高潔。其禪足道也。鹽鐵論  
曰。以所不覩而不信。若蟬不知雪也。又況道常無所  
而不可覩者乎。是故聞而不笑者寡矣。故曰。道無間。



無問問之是責空也舊說朽木化為蟬壞裙化為蝶  
腐菌窟化為蜂又曰蠶二十日而化蟬三十日而化

寒蜩

寒蜩似蟬而小青赤一名蜺一名寒蟬蔡邕月令云  
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其生坼裂母背故釋蟲云翥  
醜罇下蓋蟬善飛翥故謂之翥醜論衡曰蟬生於腹  
育開背而出方言曰黑而赤者謂之蜺又曰蟪應謂  
之寒蜩寒蜩瘖蜩郭氏云按爾雅以蜺為寒蜩月令  
亦曰寒蟬鳴則知寒蜩非瘖者也寒蜩即今啞蟬啞

蟬初瘖及得寒露冷風乃鳴故蕩蕘論云秋風至而  
寒蟬吟正謂此也然則方言原其始故謂之瘖蟬今  
雌蟬亦啞陶隱居所謂啞蟬雌蟬也不能鳴者然與  
寒蜩初瘖又異矣又一種似蟬而小綠色北人謂之  
螻額額廣且深即詩所謂螻首蛾眉是也

蟪蛄

廣雅云蟪蛄螻蛄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  
春秋蟪蛄夏蟬也是故不知春秋按離騷曰蟪蛄鳴  
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則蟪蛄亦秋蟬矣一曰春生



者死於夏夏生者死於秋故曰不知春秋也方言曰齊謂之蟻螻奚六楚謂之螻蛄釋蟲云螻蛄本蟻螻卽此是也壯子音義以爲此卽楚辭所謂寒螿者也按風土記曰螻蛄鳴於朝寒螿鳴於夕則寒螿螻蛄又爲兩物孔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言政事惡譁而善肅以靜應之而已稽聖賦曰蟻螻行以其背螻蛄鳴非其口按山海經有獸以其尾飛有鳥以其鬚飛則覆載之間負類咸倫何所不有可勝言哉

蜮

蜮短狐也似鼈三足含水射人一日含沙射人之影其瘡如疥稽聖賦所謂蜮求旋於影蜮射於光是也一名射工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檐言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春秋曰秋有蜮卽此是也然畏鵝鵝能食之禽經所謂鵝飛則蜮沉鵝鳴則蛇結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言鬼無形而蜮性陰害射人之影則皆莫可究矣五行傳曰南越淫惑之氣生蜮蜮之猶言惑也



字說曰：蟻不可得也，故或之。今蛛蝥溺人之影，亦是類爾。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蛛蝥遺溺，中影則疾，人氣數感之故也。周官曰：凡隙屋除其狸蟲，狸蟲，塵蛛蝥之屬。蛛蝥言搜而去之也，亦言求而去之也。

蚘蟻

詩曰：伊威在室，伊威，甕器底蟲，形似白魚而大。爾雅曰：伊威委黍，一名鼠婦，食之令人善淫術，曰鼠婦，淫婦是也。亦曰鼠負，陶隱居云：鼠在坎中，背則負之，今作鼠婦，如似乖理，誤矣。蓋鼠婦，一名鼠姑，亦或謂之

鼠粘，鼠婦，猶鼠姑也。鼠粘，猶鼠負也。因溼濕化生，今俗謂之溼生。

蚯蚓

考工記注云：却行，蚯引屬，土精也。其為物不息，引而後伸。蜾善緣，蚓善引。蛤介蛤，解介，解，蚓或从寅。志曰：引達於寅，一名蛇壇，一名曲壇，一名土龍，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亦曰鳴砌。孟子曰：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若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不可以入仁義之域。月令云：蚯蚓結，言蚯蚓穴居，首陽



下嚮陽動則穴而上首故其身結而屈也傳曰魚無耳蟬無口蛇無足蚓無筋舊說蚯蚓土精無心之蟲與鼠蝨交有一種白項是其老者也

果羸

卽今細腰土蠶好禁蜘蛛說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列子曰純雄其名穉蜂蓋其類也撻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爲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莊子曰細腰者化今呼人蠶啖子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蠶非此細腰土

蠶也果羸裸一名螻蛄一名蒲盧中庸曰政也者蒲盧也化書曰嬰兒似乳母斯不遠矣

螻蛄

螻蛄臭蟲一名螿解一名天螻夏小正曰螿則鳴螿天螻也孫炎爾雅正義以爲螿是雄者喜鳴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翔食風與土要以前甚澁要以後甚利類從曰磨鐵致蛄汗羈引免蝦灰除蠹蛤陽去伏言物之相關感有如此者法言曰狐狸螻蛄不臆問臆也與言若牛羊之用人則螻蛄不臆狐狸不



臘矣。方言云：螻蛄。室謂之螻蛄。周官曰：馬黑脊而般臂螻。先儒云：螻蛄臭也。傳所謂腥螻而不可饗。臙惡而不可親。蓋出於此。一曰：螻。宜讀如螻蟻之螻。呂子曰：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螻者，蟻也。醫經以爲狐狸螻蟻之餘，勿食，食之令人生癩。豈近是乎。廣志小學篇曰：螻蛄，會稽謂之蠅蛄。

### 蜻蛉

蜻蛉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晝取蚊蚋食之，遇雨卽多，好集水上。欸飛，尾端亭午，則亭名之曰蜻。

以此字或作蜓，廷亦直也。一名蜻蛉，方言曰：蜻蛉謂之卿蛉。淮南又呼蠖蚺，亦曰螭也。造化權輿曰：水蠶爲螭。字說云：蛉，蜻蜓也。動止常廷，故又謂之蛉。今出於廷者也。古今注曰：蜻蛉，一曰青亭，色青而大者是也。賦云：塗青蚨，還錢埋蜻蛉而變珠。說者以爲五月五日取其首，正中門埋之，皆成青珠。故類從曰：青蛉之首，瘞而爲珠也。

### 蚊

說文云：齧人飛蟲，从虫。見民聲，亦或从昏，時出。



也俗云蚊有昏市蓋蠅成市於朝蚊成市於暮傳曰聚蟲成雷謂其市之時也蟲民蟲蚤昨蟲田牧者病焉一日蚤盲故謂之蚤揚子或問貨殖曰蚊蓋蚊之取利雖小然而善撓令人通夕不寐故雄以此託況說文曰秦晉謂之蚋楚謂之蚊蓋蚋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荀子所謂醯酸而蚋聚者也因雨而生與蚊實異一名贅木芮列子曰贅芮生乎腐蠹蠹雀卽黃甲小蟲一名輿父一名守瓜爾雅云蠹輿父守瓜鴟冠子曰一蚋嗜慘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

鼠

弗治言物苟爲害不必在大蓋亦不在多也蚊性惡烟以艾熏之則潰長啄如針善螫

說文曰鼠穴蟲之總名也象形行露之詩一章曰誰謂雀無角二章曰誰謂鼠無牙說者以爲雀角以無爲有鼠牙似是而非按雀角鼠牙皆言以無爲有似是而非也蓋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傳曰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屈似有角者又曰視墉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明鼠無牙者也夫雀之爲物



依人。又晝動而無角在其首。且所穿者屋。事之易察也。鼠之爲物畏人。又夜動而無牙在其口。且所穿者墉。事之難知也。召南之初。事之易察者。至於獄而後明。及其久也。衰亂之俗已微。貞信之教已興。則雖事之難知者。不待獄而明矣。故於雀言獄。鼠言訟也。鼠一名鼯。錐。南陽呼鼠爲鼯。廣雅曰。鼯鼠是也。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其或取諸此乎。傳曰。窮鼠齧狸。蓋鼠窮則鬪也。故兵法曰。歸師勿遏。圍師必闕。

鼯鼠鼠有螫毒者。其口齧人及鳥獸皆不痛。春秋所書。食郊牛之角者也。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或云其鼠是也。莊子曰。載鼯以車馬。樂鳩以鍾鼓。鼯小鼠也。鳩小雀也。傳曰。稷蜂不熏。社鼠不灌。蓋其所託有如此者。鼯石鼠兔首。似鼠而大能人立。交前兩足而舞。害稼者。一名雀鼠。廣雅云。鼯勺鼠。鼯鼠是也。易曰。晉如鼯鼠。蓋晉進也。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今九以剛進。處四失順。而又麗乎陰。則拂晉之道矣。故曰。進如鼯鼠。無所守焉。貪而畏人。又此乎。陰九四之象。



也。碩大也。詩序所謂貪而畏人，若大鼠也。且五之所以蕃錫而康，四之所以貪竊而懼者，亦豈有他哉。五以柔進，順而麗乎明；四以剛進，悖而麗乎暗，故也。鼪，右鼠，捷於捕鼠，似貂，赤黃色，大尾。今俗謂之鼠狼。廣雅曰：鼠狼，鼪是也。一名鼪。生莊子所謂騏驥驪騮，捕鼠不如狸狌。今栗鼠似之，蒼黑而小，取其毫於尾，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栗尾者也。其鋒乃捷於兔。栗鼠若今竹鼪。雷之類，蓋鼠食竹，故曰竹鼪。燕山錄曰：煮羊以鼪煮鼈，以豉言其性類相感，省火易熟，有如此。

者鼪。幼鼠一名鼪。青鼪一名鼪。容鼪似鼠而小，東方

朔曰：譬猶鼪鼪之襲狗者也。鼪。吾鼠，爾雅所謂鼪鼠

夷由，狀如小狐，肉翅翅尾，項脅毛皆紫赤色，脚短爪

長，飛且乳者，亦或謂之飛生，或曰一名飛蠋。雷其狀

如兔，而鼠首，以其鬣飛，性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

從下升高。禽經曰：鷓。啼鳥不登山。鷓。鶴鳥不踏土。鷓

鳥不能從下上高，然則鷓之制字，从高。鷓之从夷，其

義可知也。荀子曰：鼪鼠五技而窮，卽此是也。馬融曰：

援雌。墨畫吟鼪鼠夜叫，舊說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



持兩端，謂之首鼠。韓子曰：狐鼠進退，又鼠類最壽，俗謂之老鼠是也。若老鸛、老鴟、老鳥之類，以老稱，亦如此。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楊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鸚鵡。兼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巨虛比爲邛邛距，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壓。北方有比肩民焉，送食而送望，中有枳首蛇焉。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按壓鼠前而免，後趨則頓，走則顛。今契丹北境有跳兔，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足跳一

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卽所謂壓。又有鳥鼠同穴者，與鳥爲雌雄，似鼠而短尾。鼠在內，鳥在外。杜甫詩曰：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魚龍水名，鳥鼠山名，亦鳥鼠秋而魚龍夜，是詩兩句而合三事也。

易

說文曰：蜥，易，蜺。偃。守宮也。象形。博物志云：以朱飼之，其體盡赤，搗之萬杵，以點女人，終身不滅。如赤誌，偶則落，故曰守宮。周易之義，疑出於此，取其陰也。陽構合而易，一曰蜥易，日十二時變色，故曰易也。舊說



蜥易嘔電，蓋龍善變，蜥易善易，故乾以龍況爻，其書謂之易爻者，言乎其變也。象之義出於象，彖之義出於彖，易之義出於易，皆取諸物也。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始於艮，故曰連山，易曰兼山艮是也。先儒以為象雲氣之出於山，連連不絕，非是。歸藏始於坤，故曰歸藏，周易始於乾，故曰周易，乾始萬物，坤終萬物，艮者終始萬物，故三代之易各首一焉。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蜥易一名蛇醫，字林所謂蝮蝮蛇醫是也。舊說蛇

體有傷，此輒銜草傳之，故有醫之號也。東方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如此，守宮乃蠃蜒也。今俗謂之蠃虎，喜緣籬壁者是。按爾雅云：蝮蝮蜥易，蜥易蠃蜒，蠃蜒守宮，本草亦曰：一名蜥易，一名守宮，則蝮蝮蜥易蠃蜒守宮，異名而通者也。方言曰：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蠃，盧蠃，盧蠃，盧蠃，或謂之刺易，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蜥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蝮蝮，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蠃，虎蠃，疾蠃，北燕謂之祝蜒，考工記注云：脰鳴，鼃蛙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蜩屬，翼鳴，發皇屬，股







埤雅卷之十二

宋陸佃撰明

葉自本茂叔點釋  
郎奎金公在糾譌

釋馬

馬

說文云、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石建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四不具是也、然則締書以為王者駕馬、故字以王為馬、誤矣、且王無駕馬之制、蓋古者天子乘龍、諸侯乘馬、故易以龍敘乾、以馬明坤、而



天子乘龍駕六，諸侯乘馬駕四，白虎通曰：天子駕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列子亦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則古有駕六之制者矣。故書曰：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今文以竹策龍爲籠，以竹策馬爲駕，蓋良馬見鞭影而行，則鞭策之於龍，是以籠之，非以駕之也。列子曰：聖人以知籠群愚，蓋籠之道如此。舊說相馬：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脾欲得小，膝小則脾小，心欲得大，目大則心大，又曰：眼欲得有紫豔，口欲

得有紅光，上脣欲得緩，下脣欲得急，上齒欲鈎，鈎則壽，下齒欲鋸，鋸則怒，脊欲大而抗，額欲方而平，喉欲曲而深，胷欲直而出，兔間欲開，虎口欲開，升肉欲大而明，輔肉欲大而明，耳欲如劈竹，睛欲如懸鈴，頭欲高如剝兔，項欲起如飛龍，又曰：人眼鳥目，鹿背麟腹，虎胸龜尾，擎頭如鷹，垂尾如彗，又曰：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旁視見腹，後視見足，駿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兼備，天下之馬也，又曰：口中紅白間色者，壽，鼻中



紅色如朱點書者壽，眼中赤色如字形者壽。易曰：賁如皤如，白馬翰如，言未受飾於物也。詩曰：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賁然來思，則言受飾於物矣。受飾於物，則與在彼空谷，生芻一束者異矣。故戒之以愛日，無爲優游於此，勉之以遁思也。曲禮曰：立視五雋，式視馬尾，小俛爲式，蓋立視視車之衡，則平視馬之尾，則俯矣。故平視或謂之衡視。鄭云：雋謂輪轉之度，蓋當爲其徑也。言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五六三十，積尺爲三丈，積寸爲三尺，則五雋之表三丈三尺。荀子曰：立

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卽此是也。又曰：坐視膝，足立視，言坐則視膝，立則視足也。又曰：應對言語視面，言應對言語則無上於面，亦不下於帶也。曲禮曰：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此卽言語應對視面高下之度。國君綏視，大夫衡視，相備也。綏視則言俯不下於帶，衡視則言仰不上於面。蓋國君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駑馬之衡高六尺有七寸，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寸，人長七尺，則高與人目略



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又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上衡謂齊首矣。國君則平衡，平衡謂齊眉矣。大夫則綏之，謂當心矣。士則提之，謂當帶矣。禮曰提者當帶，而國君綏視不下於帶，則綏之當心，提之當帶明矣。或曰凡物有當提者，有當捧者，今以貴賤之等而令當提者捧，當捧者提可乎？曰是禮也，非是之謂也。蓋曰執天子之器，上衡國君平衡，則正謂執器者言之而已，非謂當提之器使捧，當捧之器使提也。荀子又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蓋亦準

車之衡言之。朝野僉載曰伯樂令其子執馬經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其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隆顙跌目，但蹄不如累麴爾。伯樂笑曰此馬好跳擲，不堪御也。括母曰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亦近之爾。

馮

今之烏總也。爾雅曰驪白雜毛馮，保蓋取諸鳥也。今馮其色驪白，詩曰乘乘馬，乘乘黃，乘乘馮，六尺已上



爲馬黃純色，馮雜色。古者大夫乘駒，乘馬則僭諸侯之禮矣。蓋亂生於衣服車馬之間而已。大叔于田，乘乘馬而沃之。大夫素衣未褫，剝此晉鄭之所由亂也。騅，追亦馮類，取騅之色。一曰蒼白雜毛騅，一曰蒼黑雜毛騅。今騅色在青黑之間，亦在青白之間。詩曰：毳衣如綦。毳傳曰：綦，騅也。然則色在青白之間。

騏

毛詩傳曰：青黑曰騏，蓋騏蒼艾色。一曰馬青驪文如博棊也。詩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弁，皮弁也。司服曰：

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韋弁以韎韋爲之。故曰韋弁。一名爵弁。其色則象爵故也。皮弁以鹿皮爲之。故曰皮弁。一名騏弁。其色則象騏故也。亦或謂之綦弁。鄭氏以爲爵弁似冕。又謂韋弁韎韋爲弁。又以爲其衣裳。又曰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皆誤矣。按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妹合則韋弁服純衣纁裳矣。凡弁爵弁爲上。皮弁次之。故司服初一日韋弁服。次二曰皮弁服。次三曰冠弁服。次四曰服弁服。次五曰弁經。迭服蓋冠弁服。皮弁服也。弁經



則服皮弁而加經故其序如此喪服小記曰諸侯吊必皮弁錫衰服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衰當事則弁經足相參證也左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弁也說者以爲田獵之冠則凡甸事冠弁服卽皮弁又明矣詩曰騏驪是中駟瓜驪是騶蓋騏驪中駟駟驪上駟故服以騏驪騶以駟驪淮南子曰騶欲馳服欲步宣王之詩北伐舉四驪南征舉四騏者言方是時馬政愈修其所以執駒綱馬教馳徒攻特臧僕講馭夫

之法滋廣故雖騏亦閑習爲用矣非獨四驪也

馬

爾雅曰後右足白驥左白馬著易曰震爲馬著足蓋取其躁以躁故二絆其足作足言縱之而動也馬足言制之而動也今字馬鼻从馬一絆其足馬从馬二絆其足馬从馬口其足詩曰繫之維之口圍者維之也淮南子曰是猶兩絆騏驎而求其致千里也兩絆言鼻其足詩曰駕我騏驎王肅謂駕兩馬者下云騏驎是中駟驪是騶明此駕兩者也蓋古者庶人駕一士



駕二大夫駕三諸侯駕四天子駕六說文曰駢駕二馬也尚書大傳曰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駢馬駮駕三馬也駟駕四馬也詩曰載駮載駟駮以言大夫駟以言諸侯馬政論曰後足偏白者凶若鼻之類是也此士之所以駕也歟

### 駱

爾雅曰白馬黑鬣駱廣雅曰白馬朱鬣駱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爲駱蓋馬無分於黃白皆謂之駱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駱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駱

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曰孟秋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俗云駱馬善奈勞苦詩曰嘽嘽啖駱馬言駱性善勞而今取息不平如此則以甚勞故也古者天子之卿純駟故詩曰駕彼四駱又曰乘其四駱若諸侯之卿則不能具純駟矣詩曰駕我騏驎蓋言秦之士也又曰騏驎是中駟驪是駮蓋言秦之卿也

### 白顛

爾雅曰顛白顛今之戴星馬也詩曰有車鄰鄰有



馬白顛鄰鄰衆比貌於車言其衆於馬言其特相備也。覲禮曰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說者以爲卓卽的顛故以爲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月題額上當顛如月者所以象顛之白然則馬之貴的顛也可知矣易曰其於馬也爲的顛蓋震二陰在上故爲的顛夫文入二爲白白陰色也二陰數也馬政論曰顛有白毛謂之的盧又曰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俗云的顛非也

驥

說文曰馬深黑色驪馬赤黑色驥鐵先儒云取其馬色如鐵非特有取於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故曰驥也月令孟冬乘鐵驪卽此是也詩曰駟驥孔阜六轡在手以美襄公田狩之事蓋馬之族不一而驥馬則喜前駑馬則喜後故古之御者駑馬以鞭爲主驥翰馬以轡爲主驥性堅驥則疑於難御而有繁手之勞矣今其六轡在手而已則是無事於轡故詩以美之也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繁手唐虞按轡禹湯馳驥

驥



驪馬白跨驕韋驪馬白腹驪驪從線省禮曰練而線  
線淺赤也一染謂之線再染謂之綬稱三染謂之纁  
周人尚赤戎事乘驪赤馬白腹曰驪言上周下殷也  
詩曰駟驪彭彭此言尚父之乘然則戎事之驪蓋特  
其長而已或曰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則於戎事乘驪  
之說害矣曰序詩者曰宣王南征則蠻荆之事正之  
而已故言兵則非伐人之兵也言車則非戎車也言  
馬則非戎馬也

黃

黃駢曰黃黃亦馬之上色故駟肩頌首章曰有驪有  
黃也列子曰牝而黃壯而驪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有  
駟曰乘黃矣然後乃言乘牡卒言青驪之駟暄則黃  
牝驪牡剛柔之質具矣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鬣言  
吉事乘此詩曰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是也至於戎事  
則乘驪檀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驪或曰天子之馬  
盛則駕六常則駕四詩曰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此駕  
六之證也穆王命八駿之乘右服華駟而左綠耳右  
驂赤驥而左白縶忌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



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此駕四之證也。

駟

青驪曰駟，今之駮驄也。詩曰：駮彼乘黃，駮彼乘牡，駮彼乘駟。言臣有柔順之德，剛健之材，又被文以成之。則臣之道備矣。於乘黃曰：在公明明，於乘牡曰：在公飲酒，於乘駟曰：在公載燕，在公明明，則禮所謂在明明德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於是飲酒以載燕，則亦以有道故也。鹿鳴之道，和樂而已，非君臣之道也。故六月之序，至言四牡，然後曰：君臣缺矣。今言在公飲

酒，在公載燕，而更以為頌君臣之有道者，蓋夙夜在公，在公飲酒，則臣有餘敬，君有餘惠，臣有餘敬，君有餘惠，則非特若鹿鳴正言賓主之道而已，是乃所以為君臣有道也。

駟

爾雅曰：黃白雜毛駟，不陰白雜毛駟，駟今之桃花馬，駟今之泥驄也。詩曰：我馬維駒，我馬維駟，我馬維駟，我馬維駟，其先後與駟之序合，則駟不如駮，駮不如駟矣。然是詩乃卒言駟者，以明馬雖彌劣，所以御之。



滋善

駮

駮

雷

白駮徐鉉曰疑象駮文晉侯乘駮乳虎見之而

伏則象駮之文理或然也駮亦馬之上色故古者國

君乘之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駮

馬而偏朱蹄諸大夫楚

就

然曰先君王也詩皇駮其

馬亦言皇駮者士昏禮攝盛故也爾雅所謂駮如馬

倨牙食虎豹詩所謂隰有六駮者字从交作字說曰

駮類馬食虎而虎食馬凡類已也而能除害已者在

所交也則駮非此駮也

駮

馬善駮

來

牝驪牡爾雅曰駮牝驪牡以罕稱也駮之

字從來言進於馬矣宜有來而無往易曰知進而

不進知退亢龍也凡馬六尺以上為馬七尺以上為駮八

尺以上為龍詩曰駮牝三千三千言多駮牝取其大

也蓋駮

草

馬常小今俗謂之小馬以此凡馬宗廟用

龍戎事用駮田事用駮駮田馬也考工記曰國馬之

駮

舟

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駮深四尺鄭云國馬高

埤雅

十二卷

十二

堂策檻







駟彤白雜毛曰駟。豪鬣汗曰驪。二目白曰魚。魚今謂之環眼馬。馬之最下者也。言有驪有黃於前，言有驪有魚於後，每章愈下，則以言僖公至誠成物有加而無已。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思無邪，思馬斯徂，殆此之謂也。

駒

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駘。趙八歲曰馱。八馬八歲一變，故从八也。語曰：七驄八白，言馬至八歲驄變而白矣。傳曰：大夫乘駒，蓋駒血氣未定，則有蹄齧之虞，故大

夫乘之。荀子曰：大路之馬，必倍至於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言年長以倍，今群牧選馬十六歲以上，乃以進御，此遺象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路馬之齒高矣，故齒路馬有誅，所以廣敬也。詩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而後言維騏，維駘，維駟，則騏也，駘也，駟也，蒙上之文，宜皆為駒。大夫乘駒，駕三，今日六轡者，上大夫卿奉使故也。禮曰：上大夫卿，卿與諸侯，駕四，諸文从句字音拘，則以駒血氣未定，宜拘執之焉。爾詩曰：繫之維之，義蓋取此。一章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



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二章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古者朝食曰饗。夕食曰飧。飧。薄食也。故是詩於苗曰。以永今朝。於藿曰。以永今夕。逍遙。以道言之也。嘉客。以禮言之也。清人曰。二茅重英。河上乎翱翔。二茅重喬。河上乎逍遙。翱翔。禮之事也。逍遙。道之事也。河上。非所宜然。因以微切其上。故序者曰。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也。舊說繫馬曰。維。繫牛曰縷。公羊曰。牛馬維縷。

駮

周官爲八尺以上爲龍。戎馬之高蓋亦准此。故爾雅曰。馬八尺爲駮也。駮卽戎馬。故其字指事。而戎事齊力尚強。故爾雅又曰。絕有力駮也。校人云。種馬一物。戎馬一物。戎馬卽駮是也。種馬卽龍是也。史言良馬謂之龍種。蓋出於此。



坤雅卷之十二終

坤雅卷之十三目次

釋木

桃

甘棠

梅

李

楓

槐

棗

棘

木瓜

穀

楊

柚

橘

唐棣

常棣



埤雅卷之十三

宋 陸佃撰 明

葉自本茂叔點釋  
郎奎金公在糾譌

釋木

桃

桃有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於仲春故周南以興  
女之年時俱當諺曰白頭種桃又曰桃三李四梅子  
十二言桃生三歲便放華果早於梅李故首雖曰白  
其華子之利可待也然皮束莖幹頗急四年以上宜



以刀剝麗其皮不然皮急則死故周南復取少桃以  
興所謂桃之夭夭是也一章曰灼灼其華灼灼者其  
華之紅而麗也言女以盛時而嫁二章曰有蕢其實  
蕢大貌蓋桃性更七八年便老老則子細此言少桃  
故曰有蕢其實言非但有華色又嫁而有子夫婦之  
道成焉三章曰其葉蓁蓁蓁蓁盛也言能成其家又  
以芘其所賴也且桃性華葉齊生至於有蕢其實然  
後其葉蓁蓁故其序如此抑陰青繁合休息者賴之  
又在夏之時也魏之詩曰園有桃其實之穠園有棘

其實之食言國君有一國以爲養今也資園桃以爲  
穠賴園棘以爲食而園之外莫理焉則徒儉以嗇而  
不能用其民可知也禮曰王吊則巫祝以桃茹列前  
王桃鬼所惡而茹以拔除不祥所以異於生也本草  
云桃梟王殺百鬼精物桃梟木乾如梟磔首木上故  
曰梟也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故能厭伏邪氣服其  
華令人好色蓋仙木也賦曰桃華醜悔而家語曰六  
果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此言祭祀不用而已  
周官饋食之邊曰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則桃用其



乾爾棗栗桃言乾，榛榛言實，則先儒謂榛乾梅也。非是。榛爲梅而已。漢武帝故事云：海上有蟠桃，三千年乃熟，一千年開華，一千年結子。東方朔嘗三盜此桃矣。按仙家日月長，其果之華實自然久也。南華真經曰：北冥有魚，其名爲鯢，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鷦鷯之不知其幾千里也。郭象以爲此豈好竒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

### 甘棠

釋木云：杜甘棠，甘棠今之杜梨也。又曰：杜赤棠，白者

棠，樊光云：赤者爲杜，白者爲棠。陸機草木蟲魚疏以爲赤棠與白棠同爾，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赤棠子澁，色而酢，酢無味。俗語曰：澁如杜是也。字說云：詩言蔽芾，芾甘棠以杜之美。言有杖之杜，以棠之惡。說詩者以意逆志，乃能得之。甘棠之詩，一章曰：勿剪勿伐。二章曰：勿剪勿敗。三章曰：勿剪勿拜。伐將以絕之也。敗殘之而已。拜屈之而已。於公所拔芟，戒以勿伐。所憇戒以勿敗。所說戒以勿拜者，人思召公之德，久而彌深，愛其棠彌至也。孔子曰：吾於



甘棠見宗廟之敬也。劉歆廟議以爲思其人尚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故曰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

### 梅

梅一名柟。南杏類也。其實酢。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華在果子華中尤香。俗云梅華優於香。桃華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得而兼者多矣。若荔枝無好華。

牡丹無美實亦其類也。記曰夔其窮與梅先桃李而華。女失婚姻之時則感已之不如。亦梅華雖先桃李然其著實乃更在後。則婚姻之年或未慙也。故詩人以興焉。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標有梅其實三兮。標有梅頃筐墜之言。梅盛極而落。存者十七已而十三則已失婚姻之時矣。頃筐墜之則婚姻尤晚矣。得及男女之時而已。蓋始於季秋終於仲春者。婚姻之時也。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者。男女之時也。周南婚姻以時。召南則男女得以及時而已。且及者汲汲之詞。此



其所以淺迫而爲召南然則魯衛之政兄弟也周召之化其父子歟詩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言墓門之隧旣非梅之所宜生而鴉之爲初食甚而甘之以自美非梅之所能養而美之者也猶之陳陀無良師傅養成其質以至於不義且鴉所鳴民有禍則惡加於萬民之譬也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汁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黧鬱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否亦梅至北方多變而

成杏故人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也傳曰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爲信風亦華信風之類賈思勰協曰按梅華蚤而白杏華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杏實大而甜梅可以調鼎杏則不任此用世人或不能辨言梅杏爲一物此則北人不識梅也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衣錦狐裘條右也蓋柚渡淮而爲枳梅變而成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而材實成焉則山之所以美化乃在乎此以譬則人君之道化也詩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蓋造



而始之者，麩蘖也。調而成之者，鹽梅也。高宗之於傅說，始命之曰：用汝作礪。言命汝作此而已。所謂格則庸之者也。終命之曰：爾惟麩蘖，爾惟鹽梅。則其所以待之厚矣。蓋麩蘖所以作酒故也。鹽梅所以作和羹故也。七命云：燁闡以秋橙，醑以春梅。正言春梅者，春實尚青味酢。故云：淮南子注曰：一梅不足為百人酸，喻少不能有所勝。故曰：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舊說：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始華。故文二人向陽為從，向陰為比。士之趨嚮，不可不慎也。

### 李

素問曰：李非皆酸。李，東方之果木子也。故其字从木。从子，性頗難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故果屬有六，桃最為下。孔子飯黍，不以雪桃。而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又曰：丘中有麻。彼留子嗟。丘中有麥。彼留子國。丘中有李。彼留之子。言麻以衣之，麥以食之。又有李焉。且背丘中植之，則留子之政修矣。此人之所以思之。法言曰：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呂子



曰子產相鄭桃李之垂於街者莫之援也然則丘中  
有李又能使人不盜也爾雅曰桃曰膽之棗李曰臈  
之蓋棗李之臈去臈而已舊云桃李種法大率欲方  
兩步一根密則陰輒相扇不惟子細味亦不佳也論  
語曰朋友數斯疏矣有是哉化書曰李接桃而本強  
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甘此明造化之權  
有以知巧而移矣莊子曰接子之或使此之謂也爾  
雅曰休無實李言可休息而已無實可食也

楓

釋木云楓攝涉楓攝似白楊有脂而香今之香楓是  
也木厚葉弱枝善淫故字从風作音从風也葉作三  
脊霜後色丹所謂丹楓其材可以爲式兵法曰楓天  
棗地置之槽則馬駭置之轍則車覆是也舊說楓之  
有瘦者風神居之夜遇暴露驟雨則暗長數尺謂之  
楓人天旱以泥封之卽雨故造式者以爲蓋又以大  
霆擊棗木載之所謂楓天棗地蓋其風雷之靈在焉  
故能使馬駭車覆也楓尊棗卑故式覆以風楓載以  
雷棗古者王禁被以楓槐外朝之位樹九棘焉賦曰



蘭若充庭，槐楓彼宸，此之謂也。

槐

春秋說曰：槐者，虛星之精。槐性暢茂，上棘，爾雅所謂如槐曰茂。又曰：槐棘醜喬，桑柳醜條，是也。周官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蓋槐取黃中外，懷又其華黃，其成實玄，故也。棘取赤中外，刺又其花白，其成實赤，故也。蓋聖人取義簡博，植一物而衆善舉，故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曰：駉駉彭彭，傳云：駉，馬白腹曰駉。言上周

下殷也。西方之書以蓮華取義，蓋以如此蓮華有白有青有赤，其所表示則白淨也，青善也，赤覺也能隨衆緣，應時開敷，悅可衆心，而非實也。然實亦因此是之謂妙。蓮華舊云弱槐，初生不能自立，卽於槐下種麻，脅槐令長，旣植移而時之，亭亭若一，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者也。所以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天玄主物，簿曰：槐木生丹，不復凋殘也。木身潤滑，常有香氣，如焚松風，由是觀之，內丹之益，豈虛言哉。

棗

埤雅

十三卷

九

堂策檻



棘大者棗小者棘蓋若酸棗所謂棘也於文重束爲  
棗並束爲棘一曰棘實曰棗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  
故其制字如此詩曰八月剥棗十月穫稻剥擊也棗  
實未孰雖擊不落已孰則爛不擊自墮蓋收棗擊而  
落之故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卽收收法撼而落之爲  
上是也且棗全赤卽收故乾則紅皺復爲烏鳥之費  
半赤而收者肉未充滿乾復黃皺將赤味亦不佳故  
於全赤之時剥而落之夏小正曰剥棗栗零剥也者  
取也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今採華藥亦各有時

筆談云如紫草未華時採則根色鮮澤華過而採則  
根色黯惡故用葉者取葉初長足時採用華者取華  
初敷時採用實者取成實時採綠土氣有早晚天時  
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華者深山中則四月華是也孟  
子曰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  
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孰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  
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世云噉棗令人齒黃養  
生論曰齒居晉而黃晉齒食此故也

棘



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榦。故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以言七子不令費母之長養如此。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蓋母雖失道，負罪引慝，自謂不令，念其母之勞而忘其過者，孝子之道也。故序者曰：凱風美孝子也。且其負罪引慝，自謂不令，念其母之勞而忘其過者，亦所以微切以感其母。公孫丑曰：凱風何以不怨？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蓋微切以激之，之謂磯。據此，丑聞小弁之義，則凱風之不怨自

可推而得。今復云云者，亦異乎商賜之言詩矣。魏風一章曰：園有桃。二章曰：園有棘。棘酸棗也。於果為下。以言昭公之節彌苦。傳曰：豫章以木稱，那酸棗以棘名。那舊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性煖，今人養華之法，初春以棘數枝置華叢上，可以辟霜，護其華牙也。

木瓜

釋木云：楸、木瓜，木瓜葉似柰，實如小瓜，其枝可為數號，一尺百有二十節，味酢，善療筋轉。陶隱居云：如轉筋時，但呼其名，及書上作木瓜，字輒愈。蓋梅望之而





蠲渴，楸書之而緩筋，理有相感，不可得而詳也。諺曰：梨百損一益，楸百益一損。投人之道，宜有以益之而報人，則欲其堅久。故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玖也。江左故老視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酢澁，而木者謂之木桃。木李大於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木桃亦或謂之木梨，梨蓋聲之誤也。鼻即瓜之脫華處，里俗呼之爲咪，其著華處乃臍也。按魚龍河圖曰：瓜有兩蒂，兩鼻者殺人，則鼻與蒂異矣。木瓜性脆，木李性

堅。今人以蜂飴漬之者取木瓜，煎之者取木李。且六果桃最爲下，其詩一章曰木瓜，二章曰木桃，三章曰木李，以言投我彌薄而報之彌厚，則不應先桃後李如此。今木瓜或於孰時鏤紙作華粘之，以瀋噴其上，得露日之氣乃紅，其文如生云。

### 穀

穀，惡木也，而取名於穀者，穀善也。惡木謂之穀，則甘草謂之大苦之類也。詩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籜。托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蓋檀堅厚，籜



脆薄其別之易也。穀則惡木也。而疑於美。散木也。而疑於才。其別之則難矣。故一章言尚其樹檀而下其穀。以誨宣王。分別善惡。籜二章言尚其樹檀而下其穀。以誨宣王。分別善惡。有隆於後。且箴規者。友道也。誨誘者。師道也。記曰。能博喻。然後能爲師。故衡門三章。章四句。鶴鳴二章。章九句。皆比而不賦。則以誨誘故也。然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作衡門者。以誘掖之。宣王則高才之主。特不能以有終爾。非愿而無立志者也。故鶴鳴一二以曉教之。又與誘掖之。詩異本草曰。楮一名穀。陶氏云。卽今

構木誤矣。先賢以爲皮斑者是楮。皮白者是穀。有辨者曰。楮無辨者曰構。按此非一種物類。相感志云。其膠可以團丹砂。語曰。構膠爲金石之漆是也。列子曰。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不可別也。遂以巧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知巧。老子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此之謂也。

楊

埤雅

十三卷

十三

棠策檻



爾雅曰楊蒲柳所謂董澤之蒲是也今有黃白青赤  
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  
赤黃楊木性堅緻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  
寸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  
此木必於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枕不裂楊之孚  
甲早於衆木昏姻失時則曾木之不如也故詩曰東  
門之楊其葉<sub>臧</sub><sup>牂</sup>牂盛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  
肺肺衰也以言嫁娶之暮如此莊子曰大聲不入於  
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折楊逸詩皇華卽詩所

謂皇皇者華是也蓋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則  
其卽人情也近矣詩之近於人情非其至者也記曰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若  
此者詩之至也中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易  
曰枯楊生華枯楊生梯蓋楊性堅勁雖生棟不撓齊  
民要術曰白楊性勁直堪爲屋材寧折終不曲撓榆  
性懦軟久無不曲比之白楊不如遠矣正言枯楊義  
取諸此彖曰大過棟撓本末弱也

柚

埤雅

十三卷

古

堂策檻



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柚似橙而大於橘。故兩同書曰。執錫分銀。操橙證柚。一名條。秦風所謂有條者。卽此是也。碧榦丹實。出於江南。列子曰。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櫛。由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也。故曰。橘柚有鄉。崔葦蒲有叢。又曰。橘柚凋於北徙。若櫛鬱於東移也。晏子曰。賜人主前。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此亦曲禮懷核之義。然自其大者觀之。雖若末務。然而循循唯謹。杜滅僭竊之萌。遠矣。後世法亡道散。始以細謹爲不

足顧也。於是禮義大壞。而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天子至下堂。而見諸侯矣。由是言之。夫禮之曲。豈可廢哉。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不可不慎也。藥語曰。本草云。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爾。橙可登而成之。柚視其外。油然者也。

橘

橘如柚而小。白花赤實。蓋亦渡淮而變。考工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爲枳。此地氣然也。書曰。厥包橘柚錫貢。



言錫明不常貢也。崔寔正論曰：橘柚之實，堯舜所不常御，蓋如是矣。舊說橘宜見屍則多子，故類從以爲橘。覩屍而實繁，榴得骸而葉茂也。橙亦橘屬，若柚而香，物類相感，志曰：葉有兩刻缺者是也。淮南子曰：故橘樹之江北，化而爲枳，是故桓公以管仲則治，以易牙則亂，可不戒哉。楚辭云：斬伐橘柚，列樹苦桃，此亦退賢進不肖之諭也。世傳伊尹爲湯，說至味云：肉之美者，猩脣、燕髀、豹胎、象節、魚之美者，洞庭之鱒、東海之鮓、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具區之菁、和之美者，陽

濮之薑、招搖之桂、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果之美者，江浦之橘、雲夢之柚，非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矣。

唐棣

唐棣一名棣，其華反而後合。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詩三百，所以無此篇歟。然則孔子刪詩，蓋若此類。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詩曰：山有苞棣，隰有樹檖，苞棣以況可與權之臣，樹檖以



況可與立之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立者在下，穆公之業也。又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何彼穠矣，華如桃李。蓋棣華偏而後合，桃李則皆有華之盛者。故詩以況王姬下嫁，其衣之穠如此。且偏然反，故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爾雅曰：唐棣，棣。郭璞云：似白楊。江東呼夫棣，偏然反，夫之事也。竹林曰：邲必之戰，偏然反，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在其辭，以從其事。陸機疏云：唐棣，與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華或赤或白，六

月中孰，大如李子，可食。華品序云：洛陽亦有芍藥，緋桃碧桃，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華曰某華，至牡丹，則名直曰華。其意謂天下真華，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自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

### 常棣

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華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采薇所謂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是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詩以譬權，則此華上承下覆，甚相親。爾者常而



已矣。故曰常棣也。移从移。棣从隶。隶言華萼相承輝榮相棗也。棗仁也。移義也。兄弟尚親親仁也。故常棣以燕兄弟。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傳曰聞常棣之言爲今也。聞常棣之言爲今則管蔡之所以失道者以不聞乎此而已。故序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鴟鴞曰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而是詩云故作常棣焉。變爲言作者。蓋周公之於詩。其道在鴟鴞。而其事在常棣。故也。孟子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此以道乃爲鴟鴞之證也。左傳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以事故作常棣之證也。然則道在鴟鴞。事在常棣。周公也。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子也。蔡子曰。作人當如常棣。灼然光發。

埤雅卷之十三 終

埤雅

十三卷

十八

堂策檻



埤雅卷之十四目

釋木

栗

柳

楸

櫻桃

柏

梧

桐

柘

椒

梓

榛

榴

榘

桂

枌

棋



埤雅卷之十四

宋 陸佃撰 明

葉自本茂叔點釋

郎奎金公在糾譌

釋木

栗

栗味鹹北方之果也。有菜蝟自裹。故先賢云。皂者柞栗之屬。膏者楊柳之屬。覈者李梅之屬。國語曰。婦摯不過棗栗。以告虔也。先儒以為棗取早敬。栗取恂栗。東觀書曰。栗駭蓬轉。蓋今栗房秋孰。罅發。其實驚躍。



如爆去根榦甚遠所謂栗駭其以此歟詩曰山有樞  
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杻山有漆隰有栗言國君有財  
而不能利用猶之山隰不能自用其財故人卒取之以  
爲用也然則秦詩曰阪有漆隰有栗何以爲美曰是  
詩也非是之謂也秦仲既見君子有禮樂之好故道  
此以爲戒言宜並坐鼓簧今不能及時以自虞樂則  
壯者其耄老者其亡矣此其所以爲美也耄之爲言  
跌也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與  
此同義傳曰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自母言

之則爲賢母自妻言之則未免爲妬妻蓋言之異有  
如此者相法曰白如截肪方黃如烝栗今黃玉謂之  
栗玉義蓋取此內則曰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按儀禮  
曰棗烝栗擇蓋烝之之謂新撰之之謂擇

柳

柳柔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雖縱橫顛倒植之皆生  
然使十人植之一人搖之則無生柳矣立賢之道何  
以異此又况植之之人寡而搖之之人衆乎松柏醜  
茂桑柳醜苑詩曰苑彼桑桑又曰苑彼柳斯是也蓋



凡物發而成暢茂，積而成苑結，故桑柳醜條而其詩謂之苑也。苑柳曰有苑者，柳不尚息焉，言柳之苑非若松柏之茂，未幾而衰矣。然人尚庶幾息焉，以言幽王之不可朝事，曾苑柳之不如也。東方朔集曰：首陽為拙，柳下為工，一作柱下為工，柱下老子，柳下展禽也。二說皆通。大戴禮曰：正月柳梯，梯者發乎也。本草曰：柳華一名絮，枹朴子曰：柳柞速朽，燎以為炭，則億載不敗。此言養生之經有益如此，故廣成子以謂我修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也。中朝故事云：天

街兩畔槐木，俗號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為柳衙。意謂其成行列如排衙也。今言宮腰細瘦，謂之柳腰。

### 楸

釋木云：大而皴，昔楸小而皴，賈楸梧早脫，故楸謂之秋。楸，美木也。故曰：山居千章之楸，其人與千戶侯等。董子曰：木名三時，草命一歲。若椿，从春，楸，从秋，榎，从夏，所謂木名三時，芋，史从子，黃，寅从寅，茆，卯从卯，菑，縮从酉，菱，皆从亥，芋，頂从丁，茂，从戊，芭，玨从巳，華



从辛葵从癸之類，命以一歲支榦，故曰革命一歲也。夢書曰：榆爲人君，楊爲使者，楸爲讚謁，今柳謂之絲，楸謂之線。按楸有行列莖榦，喬松凌雲，華高可愛，至秋垂條如線，俗謂之楸線。述異記云：越人多橘柚園，歲出橘稅，謂之橙橘戶。中山又有楸戶，著名楸籍者也。

### 櫻桃

櫻桃爲木多蔭，其果先熟，一名荆桃，一名含桃。許慎曰：鶯之所含食，故曰含桃也。謂之鶯桃，則亦以鶯之

所含食，故謂之鶯桃也。月令仲春之月，天子羞以含桃，言薦新也。其顆大者，或如彈丸，小者如幾珠。南人語其小者，謂之櫻珠。字說云：櫻主實，么穉柔澤如嬰者，栲主材，成就堅久如考者。

### 柏

柏一名榭。菊雜記所謂暢曰：以榭者是也。柏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暢。曰：用以擣鬱。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流。言柏非不可以爲舟，特非柏之所宜，故共姜守義，引以自況也。共姜守義，所以自誓如此，則



欲奪而嫁之者，特牽於天性之愛而已，故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云：天謂父也。蓋毛讀序者，所謂父母欲奪而嫁之之誤也。且女子從母而已，故稱母焉。何必言父，然後如序。王文公曰：槐黃中，其華又黃，懷其美以時發者也。故公位焉。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道。柏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拙，所執躬圭者，以此。公用直，所執桓圭者，以此。檜柏葉松身，則葉與身皆曲。檜松葉柏身，則葉與身皆直。縱以直而從之，檜以曲而會之。世云柏之指西，

猶磁之指南也。

梧

梧一名櫬，此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爲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梧橐托鄂皆五焉。其子似乳，綴其橐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二三，故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空闊來風，桐乳致巢是也。今亦謂之梧子。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梧桐以譬才之柔令，朝陽以譬德之溫厚。莊子曰：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此言精大用。



則竭神大用則弊。故二子疲或枝策而立。昏或據梧而瞑也。

桐

此卽白桐華而不實。賈思勰曰：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華。房爾雅曰：榮桐木卽此是也。桐木華而不實，故曰榮桐木也。今亦謂之華桐。華則以其華而不實，賈思勰曰：桐華華而不實者，曰白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今炒其實，噉之，味似菱芡。桐有三輩，青白之外，復有岡桐，卽油桐也。生於高岡，今亦謂之

岡梧。性便濕，不生於岡，故此桐有岡之號。毛詩傳曰：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陶氏云：桐有四種，青桐葉皮青，似桐而無子。梧桐色白，葉似青銅而有子。白桐與岡桐無異，唯有華子爾。岡桐無子，而作琴瑟者，皆不足據。按青桐卽今梧桐，白桐又與岡桐全異。白桐無子，才中琴瑟。岡桐子大有油，與陶氏之說正反。詩曰：湛湛露斯，在彼杞棘。愷悌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杞棘岡木，故詩以況令德。椅桐柔木，故詩以況令儀。淮南子曰：



梧桐斷角馬鬣鬣截玉言柔弱之勝剛強如此論衡  
曰楓桐速長故其皮膚不能堅也老子曰大器晚成  
豈不信哉孟子曰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又曰舍其梧  
櫟養其楸棘則爲賤場師焉梧桐雖桐輩也而梧下桐  
上櫟雖梓輩也而櫟下梓上故桐梓者愛身之譬也  
桐櫟以況眉背而已蔡邕月令云桐始華桐木名本  
之後華者也穉之故曰始易緯曰桐枝濡毳而又空  
中難成易傷須成氣而後華淮南子曰桐木成雲言  
其升氣可以造雲云遁甲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名

之曰桐似本於此桐柔木也而虛其心若能同者父  
喪杖竹母喪杖桐竹有節父道也桐能同母道也母  
從子者也舊說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  
有六葉從下敷一葉爲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視葉  
小者則知閏何月不生則九州異君

栢

栢宜山石柞宜山阜楮宜澗谷柳宜下田竹宜高平  
之地崔豹古今註曰柞實曰豫棘實曰棗桑實曰葢  
栢實曰佳佳音佳鳥性所食也考工記曰弓人取材



柘爲上、櫨億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蓋弓材莫良於檠、尤良於柘、故皇矣先其檠、後其柘也、蠶書曰、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弦、清鳴嚮亮、勝於凡絲遠矣。

### 椒

椒似茱萸而小、赤色、內含黑子如點、今謂椒目、木有針刺、葉堅而滑澤、爾雅曰、椒櫨帥醜菜、桃李醜核、言桃李屬皆內核、椒櫨屬皆外菜也、酉陽雜俎曰、椒可以求水銀、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蓋椒氣性不上達。

故詩以譬沃也、言沃盛強、能脩其政、然其馨香下達而已、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椒聊之實、蕃衍盈匊、沃以支子受邑、其後遂將盛大、則猶之椒也、其實蕃衍而至於盈升盈匊也、先盈升、後盈匊、則古者匊大而升小、升之所容、不足以盈匊、故也、或曰、廣雅以爲兩手謂之匊、匊一升也、故是詩先言升、後言匊、相備而已、莊子曰、甞以裒椒、雖踰絺絺、然久則臭椒、故天下之理、有初雖若佳、後更爲害、不可不察也。

### 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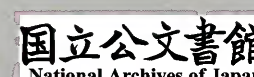


傳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舊說椅卽是梓梓卽是楸蓋楸之疏理而白色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其實兩木大類同而小別也今呼牡丹謂之華王梓爲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艘獲言王者造始作爲典則以授諸侯則旣勤樸斲之譬也諸侯致飾詞其功而終之則惟其塗丹艘之譬也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其宮中所植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

故文公於初作宮室之時早計如此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桑梓父之所植尚或敬之也禮曰見君之几杖則起其是乎尸子曰荆有長松文梓

榛

榛似梓實如小栗栗屬也先王以爲女摯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止於棘止於榛者言園有樊園有棘山有榛明欲遠而止之彌遠也又曰鴉鳩在桑其子在梅其子在棘其子在榛者蓋先實者梅後實者棘先實者棘後實者榛故其序如此亦其榛卑小於棘棘





卑小於梅詩以刺之故每況愈下也賦云榛栗罅發  
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此讀茅爲茅之誤也莊子曰  
狙蝟公賦茅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茅小栗也

榴

木臥死爲翳立死榴

苗

荀子曰周公之壯身如斷苗

支臯陶之狀色如削瓜以此非相蓋不足以非之詩

曰作之屏之其蓄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樹例啟之

辟之其檜

煙

其楛攘之剔之其檠其柘言周公之新

民刊除林木以治田作室其始作之屏之者榴翳而

已既又就者衆民無所居焉則其修之平之也及於  
灌樹其啟之辟之也及於檜楛至其尤衆也無以處  
之則攘之剔之至於檠柘檠柘材之美者人之所恃  
以蠶也蓋論道則木以不材生議政則木以不材死  
故莊子言散樗以不材終其天年而是詩又言刊除  
材木始於榴翳不得已而去之然後及於檠柘此古  
之人所以處乎才與不才之間猶曰似之而非也

榘

釋木云榘羅榘一名羅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也又



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綏。雖皆所謂文木，然而赤羅爲上。故穆公植之。秦詩初曰：晨風。卒曰：樹檉者，言人君所以用賢之道，始於能致之，終於能立之。棟謂之綾，杉謂之紗。檉謂之羅羅，亦有華者，俗謂之羅錦。羅錦猶言杉錦，棟綾也。羅錦明，杉錦暗。今虜人有棟綾器，其文如綾綺狀。又下於杉錦矣。爾雅曰：棟，赤棟，索白者棟。

桂

蘇秦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

難見於帝，蓋桂藥之長也。凡木葉皆一脊，惟桂三脊。桂之背三，一曰茵桂，葉似柿葉而尖滑鮮淨。蜀都賦所謂茵桂臨崖者，卽此桂也。二曰牡桂，葉似枇杷而大。爾雅所謂棖子木桂者，卽此桂也。茵桂無骨，正圓如竹，故此云木桂也。三曰桂，舊云葉如栢葉者，卽此桂也。皆生南海山谷間，冬夏常青。故桂林、桂嶺皆以桂爲名也。本草言桂，宣導百藥無所畏。又曰：茵桂爲諸藥先聘通使，故說文以爲百藥之長也。莊子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言此皆以其能苦其生。



者也。桂猶圭也。久服通神。若服以祀。宣道諸藥。爲之先聘。若執以使。又謂之稜。能侵他木。斃之。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爲辛螫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爲丁。以釘木中。其木卽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爾。越絕書曰。人固不同。慧種生。聖痴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以鯨生。禹考之。殆不然矣。異書云。月中有桂。下有一人常斫之。

木瘡遂合。

粉

粉白榆。先敷葉。後著夾。榆性扇地。所扇各與木等。故其陰下。五穀不植。而古之人。就以息焉。東門之粉。一章曰。東門之粉。貝宛丘之栩。許子仲之子。婆娑其下。言風化之所行。大夫氏之子。道舞也。二章曰。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言風化之所行。大夫氏之女。市舞也。男子道舞。尚非所宜。女子市舞。尤非所宜矣。且東門人所出入。宛丘之道。人所往來。國



之交會也。於是有所粉栩之陰焉。則人之所趨而聚也。管子曰：桓公之時，而衢之民，桑麻不種，繭纒不治，衣多弊，屨多穿。管仲請沐途旁之枝，使無尺寸之陰，為是故也。內則曰：董苴恒粉榆免蕞槁，澹榘澹榘以滑之。免，新生者，蕞，其乾也。董苴，粉榆初生，其葉蓋象兔目，故謂之兔也。淮南子曰：槐之生也，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字說曰：榆澹滑，故謂之俞莖。迭俞而有刺，所以為至。粉俞而已，安可長也。以俞為合，乃卒乎分。夫很如粉，分俞如粉，皆分之道。

棋

木高大似白楊，多枝而曲，飛鳥喜巢其上。賦曰：枳句來巢是也。子依房生，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狀如珊瑚，噉之甘美如飴。今俗謂之枳堅棋棋。古今註曰：一名樹蜜，一名木餈，實形卷曲，核在實外，以其木為屋，近酒能令酒味薄。曲禮曰：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棗栗。棋取卷曲，榛言至，棗言早，栗言恂栗，故曰以告虔也。



埤雅卷之十四 終

埤雅卷之十五目次

釋草

竹

蓬

蒿

藜

荇

蘋

藻

海藻

蕭

菱

虞蓼

卷耳

桂

芥

芡



埤雅卷之十五

宋 陸佃撰 明

葉自本茂叔點釋  
郎奎金公在糾譌

釋草

竹

竹物之有筋節者也。故蒼史制字，筋節皆从竹。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今竹性亦喜東南引生，故古之種法云：斷祝取東南引，根於圍角，西北種之，久之自當滿圍。語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



滋引而生來也。易曰：方以類聚，竹引東南，則以卦推之，巽為竹矣。震，東方也，故震為蒼筤。郎竹而已。蒼筤，切竹也。今人穿沐叢竹，芟其繁亂，不使分其勢，然後枝幹茂擢，俗謂之洗。洗竹，第如洗華例，非用水也。傳曰：淇衛筥籥。路又曰：淇衛之箭。又曰：下淇園之竹，以為楛。建又曰：伐淇園之竹，以為矢。蓋淇之產竹，土地所宜，故風人以此美武公之德也。詩曰：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竹之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是詩如此，然其卒章又曰：如箎。責如

箎言盛也。且曰：如箎，則又以明其為竹矣。禮器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蓋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禮至於器矣。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故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國語曰：及其沒也，謂之虜。聖武公，然則武公其殆聖矣乎。爾雅曰：如竹箭曰苞。如松柏曰茂。苞言其本，茂言其末。竹性叢生，行鞭深遠，故曰苞。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干言原流之長也，山言基址之固也。竹言根本。



叢繳松言枝葉繁衍蓋不如是雖有室豈足樂哉故  
考室之詩首章如此竹譜曰北方寒冰至冬地凍竹  
根類淺故不能植爲是故也爾雅又曰莽數節桃枝  
四寸有節鄰堅中簡茶中凡此皆竹之類一疏一數  
一虛一實爾雅又曰蕩蕩竹孫炎以爲濶節爲蕩按  
儀禮蕩在建鼓之間蕩蓋簫屬明非數節者也舊說  
竹率六十年根輒一易卽華實而枯死實落於土復  
生六年成疇稽聖賦曰竹布實而根枯蕉舒花而株  
槁禮斬衰杖竹齊衰杖桐說者以爲竹圓效天桐方

法地又曰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竹外節桐內節喪禮  
以壓於父故爲母菴則其節有不得達於外矣且桐  
削杖亦以明其青省禮夫父不可亢也然母亦豈可  
略哉故齊衰杖桐削之使勿充而已檀弓曰竹不成  
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竹言用瓦言味木言斲相備  
也竹曰不成用主其質言之木曰不成斲主其文言  
之其曰瓦不成味則言以受飲食又不足以成味也  
荀子曰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變味  
言物變用言內其義一也說文云竹冬生艸也象形



下垂者筭倍筭也蓋竹从倒艸竹艸也而冬不死故  
从倒艸一曰竹倒種故从倒艸其萌曰筍筍从夕包  
从日夕之日爲筍解之日爲竹一曰从旬旬內爲筍  
旬外爲竹今俗呼竹爲妬母草言筍旬有六日而齊  
母

蓬

釋草云齧彫蓬薦黍蓬詩曰首如飛蓬蓬蒿屬草之  
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  
旋說苑曰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

且拔矣是以君子務本也騶虞一章曰彼茁拙者葭  
二章曰彼茁者蓬葭澤草也蓬陸草也故詩以言庶  
類蕃殖書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莊子曰夫子猶  
有蓬之心也夫蓬善轉旋非直達者也商子曰飛蓬  
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蓋蓬有利轉之象故  
古者觀浮木而知爲舟觀轉蓬而知爲車然蓬雖轉  
徙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也故其制字从逢東觀漢  
記曰栗駭蓬轉因遇際會管子曰無儀法程式蜚搖  
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間蜚蓬之間明主不聽也故



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大夫以刺幽王

蒿

晏子曰蒿草之高者也爾雅曰藜之醜秋爲蒿蓋藜之類至秋則高大矣故通呼爲蒿也又曰蒿菝謹壯菝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菝青蒿蒿背之小白者也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蓼蓼者莪匪莪伊蔚言以憂思亂其精神故目視昏華視莪以爲蒿蔚也蔚大於蒿故前曰蒿後曰蔚也莊子所謂蒿目放於此乎說文耄从蒿省蓋五十象艾六十象耆七十

象蒿艾治也蒿亂也莊子曰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蓬蒿以言穢亂管子曰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鳴梟數至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此常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猶青氣稍芬香恐古人所用以此爲勝



蔡

蒿青而高、蔡白而繁。爾雅曰：蔡，皤蒿。白蒿也。葉麤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欲似細艾者，所在有之。故曰皤蒿也。今俗謂之蓬蒿，可以爲菹。箋云：豆薦蔡菹是也。一曰由胡。廣雅曰：由胡，白蒿也。北海謂之旁勃。夏小正曰：繁由胡，由胡旁勃也。詩曰：于以采蔡，於沼於沚。蔡所以祭也。於沼於水之外也。於沚於水之內也。苻采之左右，蔡采之內外，蘋藻采之上下，則其位彌下者，其事亦彌繁故也。傳曰：夫人執蔡菜以助

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王后則苻菜也。國語曰：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以絃經，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朝服，自庶以下皆衣其夫，與此同意。七月之詩曰：春日遲遲，采芣苢，芣苢，傳曰：采蔡所以生蠶也。蓋農功有早晚，蠶事有先後，故言求桑於前，以箸蠶之，早者采蔡於後，以箸蠶之。晚者，今覆蠶種，尚用蒿云。仙經曰：白蒿，白兔食之，仙爾。雅曰：蔡，菟葵，豈謂是歟。采蔡先言于沼，于沚，後言于澗之中，言夫人於事有進而無退，采蘋言澗在前。



采蘩言澗在後，夫人嫌於事不勤，大夫妻嫌於德不  
劬也。

荇

爾雅曰荇，杏接余其葉，扶蓋荇一名接余，亦或謂  
之鳧葵，叢生水中，莖如釵股，葉在莖端，隨水淺深，詩  
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三相參爲參，兩相差爲差，參  
差言其出之無類，左右言其求之無方。王文公曰：姜  
節餘詩雖以比淑女，然后妃所求皆同德者，則姜餘  
惟后妃可比焉。其德行如此，可以妾餘艸矣。若蘋蘩

藻，所謂餘草。舊說藻華白，荇華黃。顏氏家訓云：今荇  
菜是水，悉有之。黃華似蓴，是也。夫后祭荇，夫人祭蘩。  
大夫妻祭蘋藻，而詩之言荇，止於芼之而已。蘩則曰  
于以用之，蘋藻則至於盛之，湘之奠之，無所不爲焉。  
亦其位彌高者，其事亦彌略之證也。又后妃言河，夫  
人大夫妻言澗，后妃言洲，夫人言沼，言沚。大夫妻言  
瀕，言潦，亦言之殺也。且蘋蘩蒹藻，溪澗沼沚之毛也。  
而荇則異矣。故后妃采荇，詩傳以爲夫人執蘩菜以  
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溪澗之草，猶可以



薦后妃則荇菜也。據此荇菜厚於蘋蘩，故曰后妃有  
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荇之言行  
也。蘋言賓，藻言澡，蘩言盛。然則荇菜言采，言芼。芼是  
亦共之而已。故教成之祭，芼用蘋藻。以成婦順。易曰  
德言成，禮言恭。又曰君子以成德爲行。然則后妃采  
荇，夫人采蘩，大夫妻采蘋藻，固有次第哉。且后妃夫  
人采一大夫妻采二二而足，非其至也。許大夫妻者  
不一而足。

蘋

昏義曰：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  
也。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魚亦柔異隱伏，故此三  
者昏禮以成婦順。韓詩曰：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蓋藻  
萍類也，似槐葉而運生，生道旁淺水中，與萍雜。至秋  
則紫，今俗謂之馬藻，亦呼紫藻。故曰于以采藻于彼  
行潦。而傳云藻聚藻也。呂覽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  
高誘謂蘋大蘋水藻也。據此蘋卽所謂藻水深絜處  
乃有。故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也。先言于以采蘋，南  
澗之濱，後言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亦言大夫妻之德。



有隆而無殺左傳曰潢行行潦之水蘋蘩溫藻之菜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淮南子曰容華生蓂蓂生  
萍藻萍藻生浮草謂是歟蓋非蒲藻之藻萍藻之藻  
浮蒲藻之藻沈草木疏以為葉似蓬蒿莖如釵股而  
大謂之聚藻類矣按顏氏家訓云蒼牛藻也卽機所  
謂如蓬者也郭璞野三蒼亦云蘊藻之類則明非蘊  
藻蘊藻一名聚藻蘊聚也藻出乎水之上蘋出乎水  
之下故大夫妻采之然而采繁曰可以奉祭祀而采  
蘋言共者蓋曰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則所謂奉也于

以奠之宗室牖下則是共之而已若然誰其尸之有  
齊季女者祭主也蓋非大夫妻春秋傳曰濟澤之阿  
行潦之蘋藻置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說者以為季  
蘭季女佩蘭者也然則大夫之妻教成之祭共蘋蘩  
為於是使女之季者佩蘭主而奉之故傳以為季女  
微主也

藻

藻水草之有文者生乎水下而不能出水之上其字  
从澡言自絜如藻也書曰藻火粉米藻取其清火取



其明也。周官希冕四章，自藻而下，其章不足道也。故謂之希冕。希冕言其數也。玄冕三章，自黼而下，其數不足道也。故謂之玄冕。玄冕言其色也。先儒以爲希冕三章，玄冕一章，非是也。孔子曰：黼衣黻，沸裳者，不茹葷，非不能食也。服使然也。蓋玄冕繪黻於衣，黼黻於裳。大祭則王服以齊，故曰不茹葷也。中祭而下，則服玄端。然則禮曰齊之玄也，以幽陰思也。玄冕亦爾，非特爲玄端而已。禮曰：玄冕齋戒。詩曰：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黼玄冕也。以衮舉上，以黼舉下，蓋言之法。

也。由此觀之，玄冕兩章，則希冕四章明矣。蓋子男之服，毳冕五章，則人君所服盡於此矣。人君所服盡於毳冕，則希冕而下，臣服也。故禮自毳冕而上，章數皆以奇。自希冕而下，章數皆以偶。奇陽也，偶陰也。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說者以爲藻取其文，蓋藻非特爲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覆椽，謂之藻井，取象於此，亦曰綺井。又謂之覆海，亦或謂之愚項。風俗通曰：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草也。所以厭火，與此同義。詩



曰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蓋魚性食藻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故以頌首莘尾為得其性莊子曰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故三章皆曰魚在在藻王在在鎬也且周之興也憂勤在豐其豈樂在鎬豈樂在鎬其嘉樂在洛故是詩正言樂豈蓋憂釋而為樂怒釋而為豈尚書大傳曰周書自秦誓就召詰而盛於洛誥傳曰士卒鳧藻言其和睦懽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或言魚藻亦以其如此

### 海藻

爾雅曰蕇談海藻如水藻而大似髮黑色生深海中陳藏器本草以為爾雅所謂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正為二藻也善療癰癭夫頸處險而癭今汝洛間多焉而浙右閩廣山嶺重阻人鮮病之者按本草海藻昆布青苔紫菜皆療癰癭結氣被海之邦食此故能療之也

### 蕭

蕭可以祭故其字从蕭亦秋風之過蕭意象肅然故



蕭一名荻其字从肅也爾雅曰蕭荻蕭似白蒿莖麤  
科生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蕪之詩曰取蕭祭脂凡祭  
灌鬯求諸陰燂蕭求諸陽奉樂求諸陰陽之間故  
禮曰聲音之號所以告詔於天地之間也又曰見以  
蕭光以報氣也加以鬱鬯以報魄也凡祭言鬯常先  
於蕭今祭義言鬯更在蕭後則以言商禮故也蓋周  
人先求諸陰故先灌鬯燂蕭在後商人先求諸陽故  
先燂蕭灌鬯在後且周祭肺商祭肝故祭義言商禮  
先舉肝所謂羞肝肺首心是也郊特牲言周禮先舉  
肺所謂祭肺肝心是也詩曰溯彼下泉浸彼苞蕭民  
者上之所恃以事宗廟社稷蕭之象也又曰蓼彼蕭  
斯零露漙兮蕭微物也而其香能上達故詩亦以況  
四海之諸侯蕭今俗謂之牛尾蒿

菱

爾雅曰菱蕨攢郡其葉似荇白華實有紫角刺人可  
食一名芰屈到嗜芰卽此是也亦名薹芥荇構說文  
云楚謂之芰秦謂之薹若今俗但言菱芰諸盜朱書  
亦不分別惟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其



花紫色，晝合宵烜。元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群說鏡謂之菱華，以其面平，光影所成如此。庾信鏡賦云：照壁而凌華，自生是也。

虞蓼

此卽蓼之生水澤者也。似蓼，莖赤味辛。一名蕎，爾雅曰：蕎，虞蓼是也。詩曰：其鏘斯趙，以薈。蒿茶蓼，茶陸草也。蓼，水草也。以薈茶蓼，則高下無所不治。且因暑雨化之，則草不復生，而地美益非特去草之害，亦以醲其田疇，故茶蓼朽止。於是黍稷茂止也。月令：季夏燒

薙，雜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此之謂也。詩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成王初惑管蔡而疑周公，四國之亂，幾毀王室，則嘗集於蓼矣。悟而必後患，故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予又集于蓼，言辛苦也。離騷曰：蓼蟲不能從乎葵藿，則葵藿甘而蓼苦故也。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復吳怨，臥則切之以蓼，冬則抱冰，夏則附火，言其刻志如此。

卷耳

爾雅曰：卷耳，苓耳。廣雅曰：卽臬耳也。幽州人謂之爵



耳或曰形似鼠耳故有耳之號也或曰白華細莖子如婦人耳璫故名云荆楚記曰卷耳一名璫草亦云蒼耳叢生如盤今人以葉覆麥作黃衣者所在有之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后妃特是器采是物而不滿焉則以志在彼不在此也問者曰后妃貴矣今日采卷耳何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詩人借此以寫后妃之志焉耳故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荀子曰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昔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穆公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物色牝牡尚未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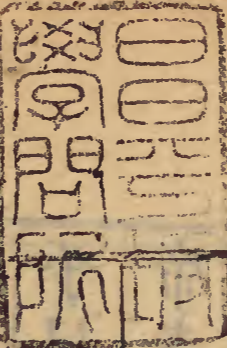
芥蓋芥腐矣、雖琥珀不能呼也、故同氣相求、乾之二  
五利焉、二王皆龍德、故也、本草經曰、尋萬物之性、皆  
有離合、虎嘯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鍼、琥珀拾芥、漆  
得蟹而散、麻得漆而湧、桂得葱而軟、樹得桂而枯、戎  
鹽累卵、獺膽分盃、其氣爽有相關感、多如此類、其理  
不可得而思、

茨

茨葉似荷而大、其上有數十感、肉如沸棣、求生而  
有芒刺、其中有米、可以濟饑、傳云、蓮茨之屬、有橐鞞、

一名雞頭、蓋其蓬罇似雞首、故曰雞頭、一名鷄壅、莊  
子曰、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鷄壅也、豕零也、是時爲  
帝者也、此言貴賤更事也、當其所須、則貴、雖用而緩  
則賤、豈有常也哉、俗云、荷華日舒、夜斂、茨華晝合、宵  
炕、此陰陽之異也、方言曰、比燕謂之菝、青徐淮泗之  
間、謂之茨、南楚江淮之間、謂之鷄頭、或謂之鴈頭、狀  
蓋似禽鳥之首、故博以名之、周官邊人加邊之實、菱  
茨、臬、脯、菱、茨、取之水、臬、栗脯、取之陸、所謂邊豆之實、  
水陸之品也、





海雅卷之十五 終

文政癸未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mostly blank, showing signs of age, including creases, discoloration, and small holes.]

[The right page contains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re extremely faint and difficult to read. The text appears to be arranged in a structured format, possibly a list or a series of entries.]



